



《大鄉下話》舞進內地四城 方言混雜縮映香港文化

伍宇烈：心之所歸便是家

◆《大鄉下話》中，舞者被困在「機場」等待歸家。
攝影：Carmen So

蜜汁三寶、醃炒藕片……粵語、上海話、台山話……以家鄉話描繪的菜品做法為樂，旁白下舞者旋轉跳躍，每一個舒展的指尖彷彿都在訴說菜品背後那個溫暖的家之往事。此時旁白忽止，燈光寂滅，再亮時已是漂泊遊子，拖着行李聚在機場，找尋「家」的意義。「我希望透過這場歌舞盛會，引發不同城市的觀眾對漂流、遷移、進城、回鄉等情感共鳴與思考。」香港舞蹈家伍宇烈（Yuri）說，「正如《大鄉下話》的副標題所言，漂移之身，心歸何處，我想，心之所歸便是家。」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
圖：城市當代舞蹈團提供



香港駐京辦副主任阮慧賢(中)與城市當代舞蹈團董事局主席 Robert Lemington(右)及藝術總監伍宇烈(左)在演出前合影。

《大鄉下話》由香港城市當代舞蹈團 (CCDC) 藝術總監伍宇烈編導，聯同團內舞者、特邀演員及現場樂隊，融合原創歌曲、對白及當代舞，跨越身份和多種方言，生動表現地道香港文化，與觀眾一起探索「家鄉」的意義。作品邀得音樂劇鬼才劉榮豐創作廣東話、潮州話、上海話、台山話及澳洲英文等歌詞對白，又有音樂人盧宜均的原創音樂，再配上頂尖樂手現場演奏，載舞載歌，是一場跨媒介舞蹈作品。

作為慶祝舞團45周年的重頭戲之一，自5月底至6月，此劇將一連四站巡演內地，包括深圳、北京、珠海和秦皇島阿那亞。此前，《大鄉下話》於2021年在香港首演。

多語言混雜 展現香港時代縮影

記者12日在京觀看演出發現，全劇對白與歌曲以高頻穿插交替，節奏明快，抓住觀眾每分每秒的情緒，編導巧妙的設計讓思鄉的愁緒化為輕快的歌舞和優美的樂曲。整個故事的地點設定在機場，舞者帶著自己不同的方言和不同的身份，走到一起，原本想要登機回家的各位卻因為各種匪夷所思的理由，比如空氣質量太好、目的地未知等，無法起飛。其間有人想要離開，但又無法離開，既有對家的無盡渴望，也有不得已的無奈。

「最後，他們在機場待了一百多年，空乘和空姐都已經不堪疲累，褪去了制服，融入乘客。」伍宇烈

說，「這個一百年的設定，也代表着一個時代，人們漂流、遷移、進城、回鄉……捨不得離開又渴望離開。」

多語言呈現，可謂是《大鄉下話》的一大特色。「香港生活中能聽到許多方言，不同的地域文化、生活模式在此碰撞，甚至有時會發生一些啼笑皆非的誤會。」伍宇烈說，這對創作而言是可貴的。

香港特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副主任阮慧賢則表示，香港百年來匯聚了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來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在此定居，這也是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重要支撐。歌舞劇《大鄉下話》或許可以看作一個縮影，希望借此向內地觀眾展現香港文化兼收並蓄的獨特魅力與特色。

舞動中找到歸屬意蘊 打破規則自由生長

「語言」與「身體」一直以來，都是伍宇烈好奇的兩大主題。在北京演出時，記者看到，舞者用肢體動作配合方言念白，營造出別具一格的藝術氛圍。伍宇烈向香港文匯報透露，裏面的歌曲都是特為了《大鄉下話》製作的，大部分是粵語歌，也有潮州話歌曲和上海童謠等，念白使用的語言更多。「《大鄉下話》講過去，也講現在與將來。不同的鄉下話，背後都有一個共同的願望，就是找到家，或者建立自己的家。」他說，「到了我這個年紀也有一定的矛盾在裏面，會有迷茫，到底哪裏才是我的家呢？住了很久的地方就是家嗎？所以心之所歸便是家，是我想表達的理念，也希望通過創作找到力量，再鼓勵自己繼續往前走。」

伍宇烈透露，此部作品添加了很多創新元素，比如在10個舞者之外又加多兩位歌手，配樂則用現場樂隊演奏的方式進行，所有人都在互動，所有人都是作品的參與者。「除了對家的探討，我還希望大家能引發打破常規的共鳴，比如空乘脫掉制服的那一刻，他們不一定要服務別人，他們也可以當乘客。」他認為，人生活在社會上，卻不一定要被社會規則或者大眾認知所綁架。「比如很多時候我們認定媽媽要煮飯、要承擔起照顧家庭的責任等，但其實這也是一種刻板印象。」他說，「我們應該允許脆弱，允許不知所措，允許一切不完美的事情發生，這才是真實的人，也是真實的自由而生。」



◆演唱、現場樂隊與舞蹈融合在一起。
攝影：Carmen So



◆《大鄉下話》中，各式各樣的行李是重要道具。
攝影：Carmen So



◆《大鄉下話》在內地數城巡演，追問「家鄉」的意義。
攝影：Carmen So

伍宇烈回憶，第一次來北京是1995年，為當時的中央芭蕾舞團（亦稱「中國國家芭蕾舞團」）中的一批年輕演員編舞。在此期間，他不僅首次登上長城，感受到了河山壯麗，更是被天安門廣場上的「香港回歸」倒計時跳字鐘，深深震撼了。「一點一滴，一分一秒，上千萬秒跳動着溜走，那是第一次，時間如此具象化地鋪展在我眼前，我至今難忘。」

除了親見時光流逝的觸動，身為香港人的他，還有另一重感慨。「早知香港要回歸祖國，但當那一刻被具象化為讀秒倒計時，還是很感嘆，」他說，「隨時光而動的，可能是生命的結束，也可能是一個地方的轉變，既有期待，也有不安。」

第二年，創作芭蕾舞劇《男生》時，他便將倒計時時融了進去。這一作品不僅是他對生命變遷的感悟，也是他對男性在社會中承擔角色的深入思考。「亞洲男性身上背負着很多社會期待，比如男大當婚，比如男人流血不流淚，好像我們一直生活在被確定的過程中。」創作《男生》時，伍宇烈剛好32歲，也正值「三十而立」的人生檔口，這部作品描繪的，也是他的心境。

伍宇烈說，「在當時的香港，男性芭蕾舞者很少，《男生》團隊中1位來自北京，5位來自馬來西亞，我們常常會聊到移民、離鄉背井等，大家的背景很類似，也會探討三十多歲的男人，到底該何去何從。」這部作品用肢體描畫男生們在城市中逐夢的執着與浪漫，可算是香港舞蹈界的傳奇，此作品曾遠征日本與法國，獲得1998年法國班諾雷國際編舞大賽編舞大獎。香港三大舞團——CCDC、香港芭蕾舞團及香港舞蹈團，以及台灣雲門2團都曾經製作或有舞者參與演出。

難忘香港回歸倒計時鐘 元素融入經典力作《男生》



▲6月5日，CCDC與北京演藝專修學院合辦講座，伍宇烈（左）分享創作心得。

冀兩地舞者有更多深層次交流

伍宇烈說，香港的當代舞發展仍然比較緩慢，因為過於關注形式上的分類，而沒有在意識上超前。談到內地舞者，伍宇烈稱，也通過社交媒體看到一些年輕人，用他熟悉或陌生的肢體動作，非常勇敢地表達自己，「有機會走得更遠。」他希望兩地的青年舞者，不要單純完成某個節目的排練，而是應該多些深層次的交流，比如對世界的看法、對未來的打算、對生活的感悟等。

「我在內地交流時非常感動，每年都有新的一批年輕舞者畢業，對世界充滿好奇和未知，我們應該給他們多些鼓勵，也要給他們多些耐心和時間。」他鼓勵年輕一代的舞者不要

受到傳統框架的束縛，要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夢想和創意。「學習舞蹈的年輕人能開自己去接觸更多新鮮的領域，去看更大的世界，這些也能反哺專業，讓舞蹈更鮮活有趣。」他認為，舞者比任何人都需要創造力，因為這是他們生存和發展的關鍵。無論是選擇「躺平」享受生活，還是轉行探索新領域，抑或是深入發展自己的舞蹈事業，都需要舞者擁有敢於突破、敢於創新的勇氣。

談及未來規劃，伍宇烈希望通過整理自己的人生經歷和作品，為後人留下一些有價值的東西。「通過這些作品，人們也可以窺見香港過去幾十年的變遷。」

黑暗時期的愛情之光

文：蕭威廉

今年在French May（法國五月藝術節）香港歌劇院呈獻了古諾的《羅密歐與茱麗葉》給觀眾。這部歌劇遠沒有他的《浮士德》那樣熱門，但我個人認為，對於歐洲人上幾個世紀的生活，這已經是歌劇中最可信的一部接近真實氣氛的作品了！我們不妨稍微梳理一下，歌劇從誕生開始，就從來沒有正眼瞄過現實一眼，除了大量的古希臘題材，就是一些完全扭曲了生活氣息的喜劇，連莫扎特這樣的天才，他的《費加羅的婚禮》和《唐璜凡尼》，也還是保持了劇院和生活的距離；而威爾第，從他的《那布果》到最後的《福斯塔夫》為止，五十多年的創作生涯裏，全是各種各樣的陰謀、背叛和犧牲、死亡的戲劇化產物，到了以一部裝瘋賣癡的戲劇作終，始終沒有反映過意大利人的真實生活。即使到了真實主義歌劇時代，雖然唱出了一些人物的真實情感或僅是試圖，但要麼美化、詩意化或漫畫式，依然沒有如當時文學般的真實筆觸去貼近生活，從《卡門》到《鄉村騎士》到《波西米亞人》，都可作如是觀。

但是古諾不同，他所秉持的法蘭克人的敦厚樸實，使他的創作沒有過多的華麗光彩，而更多地忠

實於個人內心的生活感受，依據歐洲世俗生活的真實氛圍，由音樂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從封建到早期資產階級時期的歐洲人的生活常態。這一回香港歌劇院的製作，可以說更加突出了古諾這方面的創作特點。

幕啟，音樂未起，台上幽暗的燈光下，十幾個青年男女在城堡的廣場上捉對廝殺——一對對以長劍決鬥互刺，直至全部倒地血染石板地，合唱與樂隊這才響起：在維羅那，有蒙太古和卡普里特兩個家族，他們之間的恩怨不知起於何時，不知會終於何時……

在歐洲人發明電燈以前，一個城市的大部分地區一到夜晚都是黑黢黢的，只有少數的貴族府邸才有



◆《羅密歐與茱麗葉》香港歌劇院供圖

悲劇的序幕！

在眾多的《羅密歐與茱麗葉》改編作品中（計有芭蕾舞劇、清唱劇、交響詩等，電影更加有好幾部），古諾的這齣歌劇可以說最忠實莎士比亞的劇本了（莎氏的劇本不能稱為原著，因為他是根據別人的劇作和故事重新撰寫的），所以我們可以滿意地看到「陽台私會」的甜蜜場景，甚至是一些莎氏

條件燭火通明。這一晚卡普里特家中更是熱鬧，人們秉燭夜遊，前來參加意大利人傳統的假面舞會，其中一撥是聞訊而來的貪玩的年輕人，他們是蒙太古家的，在舞會的共舞中邂逅了豆蔻年華的茱麗葉——由此揭開了愛情大

的筆墨化為法語的台詞：「升起吧，太陽！」天還未亮，那是夜鶯啼唱，而不是雲雀！」除此以外，大部分的劇情都得以原汁原味保留，讓我們熟悉的經典之作不至於被遺漏或扭曲，實在滿足了觀眾的內心願望，更加有甚的，我們有時還可以親眼看到舞台上一些十足的文藝復興時期風格的奢華服裝和擺設。

當然，在这一切之上的主要是歌唱家們的精湛演出，在這次的製作中，Chloé Chaume扮演的茱麗葉果然像一顆星星那樣閃亮，她的唱腔也是柔順可人的，羅密歐的扮演者Thomas Bettinger俊朗英氣，也是一個可信度很高的男主人翁。有這一對璧人擔綱，引領着劇情一路開展，本是視聽之娛，可惜一連演了四幕才中場休息（接近兩小時），可說是稍嫌冗長了，是為美中不足。

不過大部分觀眾興致勃勃，許多女士獲贈一枝玫瑰入場，自然是重感沐入愛河的一種欣喜了。原來是香港歌劇院在大堂搭了劇中的陽台一景，栽滿了各種花卉，上書《羅密歐與茱麗葉》，讓持票入場的觀眾拍照留影，自比劇中人，於是一晚上都喜不自勝。